陽明先生道學鈔

陽明先生年譜卷之上

謹按

先生諱守仁、字伯安、其先出晉光祿大夫王覽之裔、而右軍將軍義之之後也、世居山陰、至二十三世迪功郎壽者、自達溪徙居餘姚、遂爲餘姚人、壽五世孫綱、善鑑別、有文武全才

國初誠意伯劉伯溫薦爲兵部郎中、推廣東參議、死苗難、其子彥達、綴羊革裹屍歸葬、

是爲先生五世祖

御史郭純上其事

廟祀增城、彥達號秘湖漁隱、生高祖、諱與準、精禮易、著易微數千言、永樂間、舉遺逸不起、號遁石翁、曾祖諱世傑、人呼爲槐里子、以明經貢太學卒、祖諱天叙、號竹軒、魏嘗齋湖立傳、叙其環堵蕭然、雅歌豪吟、有竹軒藁江湖雜藁行于世、封翰林院修撰、自槐里子以下兩世、皆

贈嘉議大夫禮部右侍郎、追
贈新建伯、父諱華、字德輝、別號實菴、晚稱海
日翁、嘗讀書龍泉山、又稱龍山公、成化辛
丑
賜進士及第第一人、仕至南京吏部尚書、封新
建伯、龍山念山陰佳山水、又爲先世故居、
復自姚徙越城之光相坊、先生因築室陽
明洞、洞距越城東南二十里、故學者咸稱
爲陽明先生焉

憲宗成化八年壬辰九月三十日丁亥而先生

生。生之夕、祖母岑夢神人衣緋玉、自雲中鼓吹而來送兒授岑、岑驚寤、遂聞啼聲、竹軒公故名先生雲、而鄉人相傳、亦遂指所生樓曰瑞雲樓云

十二年丙申、先生五歲、猶不言、一日有僧來過目之曰、好箇孩兒可惜道破、竹軒公乃更今名、名曰守仁

十七年辛丑、先生十歲、龍山公舉進士

十八年壬寅先生十一歲龍山迎竹軒公至京
師因携先生先生從翁及客遊金山客擬
賦詩先生從旁賦曰金山一點大如拳打
破維揚水底天醉倚妙高臺上月玉簫吹
徹洞龍眠客大驚命賦蔽月山房先生隨
口應曰山近月遠覺月小便道此山大於
月若人有眼大如天還見山小月更闊先
生豪邁不羈龍山憂之惟竹軒公知之一
日與同學走長安街遇一相士曰吾爲爾

相、爾鬚須拂領、其其時入聖境、鬚須至上冊臺、其時結聖胎、至下丹田而聖果圓矣、先生感其言、歸問塾師曰、何爲第一等事、師曰、讀書登第、先生曰、此恐未是第一、嘗讀書學聖賢耳、

十年甲辰、先生十三歲、寓京師、是年、母太夫人鄭氏卒

十二年丙午、先生十五歲、寓京師、時石英王勇起畿內、石和尚劉千斤亂秦中、先生出

遊居庸三關慨然有經略四方之志歷詢諸豪種落逐胡兒騎射經月始返曾夢謁馬伏波將軍廟賦詩曰卷甲歸來馬伏波早年兵法鬢毛皤雲埋銅柱雷轟折六字題文尚不磨

後學卓吾子李贄曰先生卒亦衆尸而肅爲朝臣桂蕚所讒毀奪其封爵何其若合符契也有志竟成先生可無恨矣

孝宗弘治元年戊申先生十七歲親迎諸氏於

洪都、時外舅諸養和爲江西布政司叅議、
先生就官署委禽、合巹之日、偶行入鐵柱
宮、見有道者、趺坐一榻、就而扣之、因得聞
養生之術、郎相對忘歸
二年己酉、先生十八歲
十二月、夫人諸氏歸餘姚、舟至廣信、謁婁一
齋諒、語格物、謂聖人必可學、明年、龍山公
歸以外艱也
五年壬子、先生二十一歲

秋舉浙江鄉試是年科場中半夜時有二巨人各衣緋綠東西立太言曰三人好作事已忽不見其後宸濠之變胡尚書世寧發其奸孫忠烈燧死其難而先生平之皆當日同榜好作事三人也

卓吾子曰噫豈偶然耶

明年春會試不第

大學士李西涯戲曰汝今歲不第來科必爲狀元試作來科狀元賦先生懸筆立就

諸老咸驚曰爲天才

十年丁巳先生二十六歲寓京師時邉報甚急

朝廷推舉將才先生念武科之設僅得騎射勇力之士不可以收韜略統御之才於是兵家秘書無不究或賔燕則聚果核列陣爲戲

卓吾曰武科亦有初場二場三場初二場試騎射矣三場試策論考古典說時務獨不可以見雄才乎堂下一言即堪拔識況

長篇巨篇哉特恨無識貨之人故先生傷
之
十一年戊午先生二十七歲寓京師
十二年己未先生二十八歲
會試舉南宮第二人
賜二甲進士出身第七人觀工部政
先生未第時夢威寧伯遺以弓劍是秋
欽差督造威寧伯王越墳事竣威寧家出威
寧所佩寶劍爲贈旣與夢符乃受之復

命上邊務八事言極剴切
十三年庚申先生二十九歲授刑部雲南清吏
司主事
十四年辛酉先生三十歲　奉
命審錄江北既竣事因遊九華作遊九華賦
宿無相化城諸寺時有道者蔡蓬頭先生
待以客禮請問仙道蔡曰尚未有頃屏左
右引至後亭再拜請問蔡曰尚未至於三
蔡乃曰汝後亭禮雖隆終不忘官也於是

大笑遂別又聞地藏洞有異人坐臥松毛不火食歷巖險訪之值其熟睡先生嘿坐其旁撫其足有頃而醒因論最上一乘曰周濂溪程明道是你儒家兩箇好秀才也及後再至已他移矣故先生復有會心人遠之歎焉

十五年壬戌先生三十一歲

八月疏請告歸越築室陽明洞中行導引術久之友人王思輿等四人來訪方出五雲

門先生命僕迎之且歷語其來蹟僕遇與語良合衆皆驚異以爲先知先生曰此簸弄精神非道也即屏去已而靜久思離世遠去唯祖母岑與龍山公在念久之又忽悟曰此念生於孩提此念可去是斷滅種性矣明年遂移疾錢塘西湖往來南屏虎跑諸刹有僧坐禪三年不語不視先生喝曰這和尚終日口巴巴說甚麼終日眼睜睜看甚麽僧驚即開視對語先生問其家

對曰有毋在日起念否對曰不能不起先
生即指愛親本性諭之僧涕泣謝明日問
之僧已去矣
十七年甲子先生三十三歲在京師
秋主考山東鄉試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陸偁聘主鄉試試錄
皆先生手筆錄出人占先生經世之學
九月改兵部武選清吏司主事
十八年乙丑先生三十四歲在京師

是年先生門人始進與甘泉湛先生若水定交以倡明聖學爲事

武宗正德元年丙寅先生三十五歲在京師

二月上封事下　詔獄謫龍場驛驛丞

是時武宗初政奄瑾竊柄南京科道戴銑薄彥徽等以諫忤旨逮繫詔獄先生首抗疏救之其言君仁臣直銑等以言爲責不宜遠事拘囚伏願追收前旨使銑等供職踈入亦下　詔獄廷杖四十尋謫龍場驛

二年丁卯先生三十六歲

夏赴謫至錢塘瑾遣人隨行偵探先生恐有不測乃托跡潛附商舟以游舟山遇颶風一日夜遂至閩界北登岸奔山徑數十里扣寺投宿寺僧不納乃趨野廟倚香案臥不知其是虎穴也夜半虎遶墻竟不入黎明僧皆來視欲收其囊見先生方熟睡不醒始驚曰公非常人也邀至寺寺有異人嘗相識於鐵柱宮約二十年相見海上至

是出詩有二十年前曾見君今來消息我先聞先生與論出處意欲遠遁其人曰汝有親在萬一逮爾父誣以北走胡可乎因爲蓍得明夷遂決策返先生題詩於壁曰險夷原不滯胸中何異浮雲過太空夜靜海濤三萬里月明飛錫下天風因取間道由武夷而歸時龍山公官南京吏部尚書先生從鄱陽往省十二月返錢塘赴龍場驛

徐愛、先生妹壻也、以先生將赴龍場、遂納
質北面、
一年戊辰先生三十七歲、是年
春至龍場、
龍場在貴州西北萬山中、夷人鴂舌難語、
可通語者、皆中土亡命及軍夫餘丁耳、特
劉瑾憾猶未已、自計得失榮辱、煩能超脫、獨
生死一念未忘、乃爲石墎、自誓曰、吾唯俟
命而已、從者皆病、自析薪取水作糜飼之、

恐其中懷抑鬱。又與歌詩及越調曲。雜以談笑。因念聖人處此。更有何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語之者。不覺呼躍。從者皆驚。始知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於事物者誤也。乃以嘿記五經之言證之。莫不脗合。因著五經憶說。夷人亦日來親。以所居湫濕。伐木構龍岡書院及寅賓堂、何陋軒、君子亭、玩易窩以居先生

水西安宣慰使人餽米肉、供億令、旣又重以金帛鞍馬、先生俱辭不受、然其逆折安氏之奸謀、正以平宋氏之叛亂、發微摘伏、固有合省共知而不敢言、當道不言而亦不知者、而龍場以片紙回音、讋服而慴懼之、矣、驛丞所履之地、卽能有益於國如此、況親身爲之哉、先生所回安氏兩書、日置案頭可熟覽也、我願諸公勿自是前輩所作所爲、眞後人之師也、卓吾子附記

四年己巳先生三十八歲在貴陽

提學副使席書聘先生主貴陽書院因修葺書院而身率諸生事先生以師禮舍見成宗師不敢居而乃以驛丞為師嗚呼以若所為前有席元山後必待有李卓吾千載真難匹矣

徐愛未會知行合一之旨先生曰大學言如好好色見好色屬知好好色屬行只見色時已是好了非見後而始立心去好也今

人却謂必先知而後行。且講習討論以求
知俟知得真時方去行。故遂終身不行。亦
遂終身不知。蓋知行合一。先生在龍塲時
悟後教人語也。故附於此

五年庚午。先生三十九歲

陞江西廬陵縣知縣。歸過辰州常德見及門
冀元亨蔣信劉覲時輩。喜曰。謫居兩年。無
可與語者。歸途幸得諸君悔在貴陽舉知
行合一。故紛紛同異罔知所入。茲來欲與

諸君靜坐僧舍。自悟性體。既而進途。復寄書曰所云靜坐。非欲人坐禪入定也。以吾輩平日為事物紛拏。未知為己。欲以此補小學收放心一段工夫耳。明道云纔學。便須知有用力處。既學。便須知有得力處。諸君宜於此處著力。異時始有得力處也

卓吾曰。果能知著力。靜坐亦可。紛紛酬酢亦可。說知行無先後亦可。說知行有先後亦可。但能著力。則便知先生苦心。但知先

生若心，則便是能着力者。

冬十一月入覲　胖

黃宗賢綰為後軍都督府都事，因儲柴墟巏請見先生，與之語，喜曰，此學久絕，子何所聞。時宗賢尚未肯甘心北面，至嘉靖壬午始執贄，亦可謂倔彊者。

本月陞南京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　未任

六年辛未，先生四十歲，尚是朝覲官員在京師

正月，調吏部驗封清吏司主事

始論象山晦菴之學

王輿菴讀象山書有契徐成之與輿辨不決

故先生有兩與成之書極可玩也

二月爲會試同考試官　是年

同僚方獻夫受學獻夫時爲吏部郎中位

在先生上比論學深自感悔遂執贄

十月陞文選淸吏司員外郎　是年

送甘泉湛若水奉使安南先是先生陞南

刑曹甘泉與黃綰言於冢宰楊邃菴改留

吏部職事之暇始遂講聚方期各相砥切
至是甘泉出使封國先生懼聖學難明而
易惑人生易別而難會爲文以贈最可讀
也

七年壬申先生四十一歲

三月陞考功淸吏司郎中

十二月陞南京太僕寺少卿便道歸省徐愛
是年以祈州知州考滿入京陞南京工部
員外郎與先生同舟歸越因與論大學宗

旨愛聞之踴躍痛快、如狂、如醒者數日

八年癸酉先生四十二歲

二月、至越

十月、至滁州

先生日與門人遊遨瑯琊瀼泉間、月夕環龍潭而坐者數百人、歌聲振山谷

孟源問靜坐中、思慮紛雜不能强禁、先生曰思慮亦强禁不得、只就思慮萌動處省察、有箇物各付物的意思、自然無紛雜之

念

九年甲戌先生四十三歲在滁

四月陞南京鴻臚寺卿

滁陽諸友送至烏衣留居江浦欲候先生渡江先生促之歸其辭曰滁之水入江流江潮日復來滁州相思若潮水來往何時休空相思亦何益欲慰相思情不如崇令德掘地見泉水隨處無弗得何必驅馳爲千里遠相卽君不見堯羮與舜墻又不見

孔與跡對面不相識逆旅主人多慇懃出
門轉盼成路人

五月至南京

十年乙亥先生四十四歲在鴻臚

立再從子正憲爲後時先生與諸弟守儉
守文守章俱未舉子龍山公爲擇守信子
正憲立之時年八齡　是年
御史楊典薦改國子監祭酒不報

八月擬諫迎佛疏

是疏極妙、極可法、極得引君之道

十一年丙子、先生四十五歲在南京鴻臚

九月、陞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是時汀漳各郡、皆有巨寇、兵部尚書

王瓊特舉先生

十月、歸省至越

十二年丁丑、先生四十六歲

正月、至贛州

十六日開府、選民兵、行十家牌法

卓吾曰、十家牌法、令人行之、則爲擾民生事、先生行之、則爲富國彊兵、所謂人人皆兵、不必借兵、狼達家家皆兵、不患賊盜生發者也、不借兵則無行糧坐糧之費、不患賊則無養兵用兵之費、國以庶富、民以安彊、特令人未知耳、故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彼但可使由者、又安知有聖人之神道設教哉

二月、平漳寇

四月班師

時三月不雨至是駐軍上杭禱告行臺得雨已而一雨三日民大悅有司請名行臺之堂爲時雨堂故先生記之

卓吾曰太俗氣矣只爲先生有這箇在也

五月立兵符并

奏設平和縣治於河頭移河頭巡檢司於枋頭以河頭爲諸巢咽喉而枋頭又河頭之唇齒故也

六月請疏通鹽法從之

九月改授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給旗牌得便宜行事南贛舊止巡撫至都御史周南曾請旗牌事畢繳還不為定制至是疏請遂有是命當時疏入尚書

王瓊覆奏乃改提督得以軍法從事

欽給旗牌八面悉聽便宜區畫而鎮守大監畢真謀監其軍瓊奏兵法最忌遙制若使南贛用兵而必待謀於省城鎮守斷然不可

唯會省有警則聽南贛策應先生於是遂
撫諭賊巢示以未忍一時剿滅之意蓋是時
漳寇雖平而樂昌龍川諸賊巢尚多嘯聚
故先犒以牛酒銀布而深諭之讀諭辭真
令人出涕也於是酋長若黃金巢盧珂等
即率衆來投情願效死報國時
朝廷以先生平漳寇功陞一級銀二十兩紵
絲二表裏降
勅奬勵故先生有謝陞賞之疏

十月平橫水桶岡諸寇

始議三省夾攻桶岡而不及左溪橫水先生出不意遂平橫水及橫水左溪平桶岡雖彊然亦驚矣於是復出不意遣人招降遂平桶岡掃其巢而盡殲其黨兵法所謂出其不意攻其無備先生深得之矣既出不意則自然無備惡用久師多兵爲哉三省夾攻徒資先生一時出不意之策耳卓吾記

時酋長謝志珊既就擒先生問曰汝何以能得黨類之衆若是志珊曰亦不容易平生見世上好漢斷不輕易放過必多方鉤致之或縱以酒或助其急難待其相感與之吐實無不應矣先生退語諸及門曰吾輩一生求友豈異是哉

十二月班師

至南康百姓沿途頂香迎拜所經州縣隘所各立生祠遠鄉之民各肖像於祖堂歲

塒尸說

閏十二月、奏設崇義縣治、及茶寮隘上堡鉛廠長龍三巡檢司

十三年戊寅先生四十七歲在南贛

正月、征三浰、

先生與薛侃書曰、即日已抵龍南、明日入巢四路並進、賊有必破之勢矣、向在橫水曾寄仕德云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區區剪除鼠竊何足為異、若諸賢掃蕩心腹

之寇以收廓清之功此誠丈夫不世偉績也諒已得必勝之策奏捷有期何喜如之梁日孚楊仕德誠可共學厤中事累尚謙小兒正憲望時賜督責以時延尚謙爲正憲師兼倚尚謙衙中事也

二月奏移小溪驛

三月疏乞致仕不允遂

襲平大帽浰頭諸寇

卓吾曰所謂後服者誅池仲容等是矣使

當日讀諭詞即率黃金巢盧珂等相隨面縛來投豈非維新之民哉徒恃彊狠全無耳朶目精不知今日贛州伎倆汝等毛頭安能勘破他得也亦是積惡已滿上帝不赦遂爾怙終首底滅亡不足哀矣

四月班師立社學

五月奏設和平縣

六月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蔭子錦衣衛世襲百戶辭免不允旌橫水桶岡功也

七月刻古本序之

按先生在龍場時、疑朱子大學章句非聖門本旨、手錄古本、伏讀精思始信聖人之學簡易明白其書只爲一篇原無經傳之分格致本於誠意原無缺傳可補以誠意爲主而爲格物致知之功、原不必增以敬字、

又刻朱子晚年定論序之後

與安之書曰、留都時、偶因饒舌遂至多口、

攻者環四面乃取朱子晚年悔悟之說集爲定論聊藉以解紛耳諸子近刻雩都初聞甚不喜然士夫見之往往遂有闡發者無意中得此一助亦頗省頰舌之勞也

八月薛侃刻傳習錄於虔徐愛所遺也是年愛卒先生哭不自勝有前後祭文二篇

九月修濂溪書院時

四方學者輻輳始寓射圃至不能容乃修書院居之

十月、舉行鄉約

十二月、再請疏通鹽法、當時戶部覆允南贛鹽稅、例只三年、先生念連年兵餉、不及小民、而止取鹽稅、所助不少、且廣鹽止行於南贛、其利小、而淮鹽必行於袁臨吉、則灘高、故三府之民、長苦乏鹽、而私販者、水發蔽河而下、亦莫能遏、乃上議復廣鹽、著為定例

朝廷從之、至今軍民竝受其福矣

十四年己卯先生四十八歲在贛州

正月以三浰九連功廕子錦衣衛世襲副千戶上疏辭免不允

疏乞致仕又不允以祖母岑疾亟也先生乃書上王晉溪辭極懇篤

六月奉

勅勘處福建叛軍

十五日丙子至豐城聞宸濠反遂返吉安起義兵先是正德初宸濠已與逆瑾納結諷

南昌諸生、呈巳孝行、撫按諸司、表奏以聞
有安成舉人劉養正者、素有才略文名、濠
陰覓致左右、縱大賊閔念四、㚖十一等、四
出刦掠以贍軍資、按察使陸完、遂悉心附
焉、及爲本兵、首復濠護衛、濠欲陰入第二
子爲

武宗後、其内官閻順等、潛至京師發奏、及陸完
改吏部、王瓊代爲本兵、度濠必反、乃申軍
律、督責撫臣修武備以待不虞、諸路戒嚴、

捕盜甚急、凌十一繫獄劫逃、兵部責其必獲、濠始恐、復諷諸生頌已、挾當道奏之、武宗驚疑曰、保官好陞、保寧王賢孝何爲、將江彬方有寵、太監張忠欲附之以傾錢寧、聞是言、乃密對曰、錢寧臧賢交通寧王、太監銳初通濠、復用南昌人張儀言、附忠彬自固、而御史熊蘭居南昌、素讐濠、少師楊廷和亦欲革濠護衛以免患、交爲內主、乃諷御史蕭淮上疏、言濠交通官校有年、如致

仕侍郎李仕實前鎮守太監畢真及諸前後傾附者皆亂賊之黨其前布政使鄭岳副使胡世寧皆以平日守正蒙害宜亟起用庶人知順逆而禍變可弭疏入忠彬等欲內閣降

勑責鎮巡廷和恐禍及已欲濠上護衛以自贖同官外廷皆不知也一日駙馬都尉崔元遣人問瓚曰適聞宣召明早赴

闕何事瓚問廷和廷和佯驚曰何事瓚微笑

曰公勿欺我廷和有慚色徐曰宣德中有
疑於趙嘗命駙馬袁泰往諭竟得釋或此
意也明旦瓊至左順門見元領
勅曰此大事何不廷宣乃留當廷領
勅　勅曰蕭淮所言關係
宗社大計朕念親親不忍加兵特遣太監賴
義駙馬都尉崔元都御史顏頤壽往
諭革其護衛元領
勅既行廷和復令兵部發兵觀變瓊曰此不

可浚逬給事中孫懋易讚建議選兵操江
爲江西流賊設衛疏入留中日久第請如
議行之備兵之方無出此矣時濠偵卒林
華已聞
朝議紛紛晝夜奔告宸濠值濠生辰宴諸司
聞而驚曰
詔使此來必用昔日蔡震擒荊藩故事且舊
制凡抄解宮眷始遣駙馬親臣固不記趙
王事也養正曰事急矣明旦諸司入謝即

可行事比旦諸司入濠出露臺宣言曰太后有密旨令我起兵監國汝保駕否都御史孫燧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我不知其他濠怒令縛燧按察司副使許逵從下大呼曰

朝廷所遣大臣反賊敢擅殺耶遂同時遇害而逵竟駡不絕口濠乃僞置官屬傳檄遠近改革年號指斥

乘輿分遣所親四出收兵始濠聞

武宗嬖臧賢遣人就學音樂饒以萬金及金絲寶壺一日武宗幸賢宅賢以壺注酒訝其精澤巧麗賢吐實曰是寧王所遺者武宗曰寧叔何不獻我是時小劉新幸罷歸小劉笑曰爺爺尚思寧王物寧王不思爺爺物足矣不記薦疏乎武宗始益疑忠彬等因從旁贊決有旨大索賢家賢家多複壁外鑰木廚開廚即

走長巷通後屋人無知者濠所差林華實藏其家遽走會同舘得馬疾返濠初期以八月十五日因入試官吏生校舉事比華至反始促

十九日先生疏上變

卓吾曰濠既戕害守臣刼諸司據會城號兵十萬奪運船順流欲下使時非先生百計用間疑阻不三日至金陵不半月抵燕市矣危哉先生之功莫大於是當先生

聞變時即返舟值南風急舟弗得前乃焚香告天曰天若哀憫生靈許我匡扶社稷願即返風須臾而風止北帆盡起亦可見先生之一念固已上通於天矣

濠遣內官喻才領兵來追甚急先生與幕士蕭禹雷濟等潛入漁舟得脫然念兩京倉卒思爲阻撓之計使之遲留旬月乃可萬全於是爲兩廣機密火牌備兵部咨及都御史顏洛云率領狼達官軍四十八萬

江西公幹、令、雷濟等飛報濠見檄、果疑未
發先生四晝夜至吉安、明日庚辰、上
疏告變謀㬥逆濠罪狀檄列郡起兵勤王、疏
留復命巡按御史謝源伍希儒紀功、張疑
兵於豐城、又故張接濟官軍、公發、備云兵
部咨題准、令許泰卻永分領邊軍四萬從
鳳陽陸路進、劉暉桂勇分領京邊官軍四
萬從徐淮水陸並進、王守仁領兵二萬楊
旦等領兵八萬、秦金等領兵六萬、分道並

進剿期夾攻南昌且以原奉機密勑旨爲據故令各兵徐行待其出城邀擊前後以誤之又爲李仕實劉養正內應僞書賊將凌十一閔念四投降密狀令濟光等親人計入於濠濠乃留兵會城以觀變至七月三日諜知非實乃屬宗支拱樤與萬銳等留兵萬餘守南昌遣潘鵬持檄說安慶季斆說吉安而自與宗支拱栟士實養正等東下

按是巡撫應天都御史李充嗣飛章
告變，璦請會議左順門，衆觀望，猶不敢斥言
濠反，璦獨曰，豎子素行不義，今倉卒舉亂，
殆不足慮，都御史王守仁據上游躡之，成
擒必矣，乃從直房頃刻覆十三疏，首請
下詔，削濠屬籍，正賊名，次請
命將出師，趣南京，伯方壽祥防江，都御
史俞諫率淮兵翊南都，尚書王鴻儒主
給餉，次請

命守仁、率南贛兵、由臨吉、　都御史秦金、率湖兵、由荊瑞、會南昌、　充嗣鎮鎮江、許廷光鎮浙江、　叢蘭鎮儀眞、遏賊衝、傳檄江西諸路、但有忠臣義士能倡義旅以擒反者、封侯、又請南京守備操江武職、幷五府掌印僉書官、各自陳取

上裁、務在得人以固根本

詔悉從之

鄒守益曰先生在吉安時、守益趨見、曰聞

濠誘葉芳兵來攻吉安先生曰芳必不反諸賊舊以茅爲屋反則焚去我過其巢許其伐鉅木創屋萬餘今其黨各千餘不肯焚矣益曰彼從濠登封拜可以尋常計乎次日早先生喜曰昨夜思之濠若遣逮老父柰何

壬午再告變時叛黨方熾恐中途有阻故又疏乞便道省葬奉

旨著督兵討賊所奏省親事待賊平之日來說

於是又

疏上僞檄

六月二十二日叅政季斆同南昌府學教

授趙承芳旗校二十人齎僞檄榜諭吉安

府至墨潭領哨官縛送軍門先生即固封

以進其疏剴切蓋欲因是以感動

武皇而孰知即有諫止親征之疏哉甚矣亂朝

之難也

甲辰義兵發吉安丙午大會於樟樹巳酉誓
師庚戌次市汊辛亥拔南昌
先生將次豐城諜知賊設伏於新舊厰即
遣奉新縣知縣劉守緒領兵從間道夜襲
破之先是南昌城守甚設及厰賊潰奔入
城皆驚亂又見我師驟集益奪其氣衆乘
之呼譟梯絙先登遂入城初會兵樟樹皆
以安慶圍急宜引兵赴救先生曰今南康
九江皆爲賊據我兵若越二城趨安慶賊

必囘軍死鬬是我腹背受敵也莫若先破南昌賊失內據勢必歸援如此則安慶之圍自解而賊成擒矣遂促兵追濠

甲寅始接戰乙卯戰於黃家渡丙辰戰於八字腦丁巳獲濠樵舍江西平　濠

知縣王冕所執也

吉安知府伍文定立銃砲閒火燎其鬚殊死戰不肯退功當第一

先生又以九江不破則湖無外援南康不

復則我難後躡乃遣林槐與知府林瑊取九江知府周朝佐取南康

錢德洪曰洪甞見龍光述先生張疑行間事甚悉光甞問曰事濟否曰未論濟與不濟且言疑與不疑光曰疑曰但得渠一疑濟矣後遇何圖為武林驛丞言先生欲遲留宸濠何事非間甞謂光曰識劉養正否曰熟識之即令光移劉家屬於城內而善其飲食縛齎檄人欲斬濟躡其足遂不問

一日發牌二百餘左右莫知所用臨省先以順逆禍福曉諭官民聞銳與瑞昌助逆還其心腹胡景隆招回各兵以離其黨黃弘岡聞吉安居人疑曰王公之戈未知何向黃亟入告先生微笑而已誓師之日斬失律者以殉軍士股慄不敢仰視不知即前裔楸人也後賊平張許謗議百出天下是非愈亂先生益當其所難矣

濠就擒乘馬而入望見先生託曰婁妃賢

妃也、自始事至今、若諫我不納、適投水死、望遣葬之、比使往、果得屍、蓋周身皆紙繩內結、極易辨也、婁爲諒女、有家學、故處變能自全

八月、疏諫親征

是時兵部會議、命將討賊

武宗詔曰、不必命將、朕當親率六師、奉天征討、於是假威武大將軍鎭國公行事、命大監張永、張忠、安邊伯許泰、都督劉暉、率京邊

官軍萬餘、給事祝續、御史張綸隨軍紀功、雖捷音久上不發、皆云元惡雖擒、逆黨未盡不捕、必遺後患、故先生具疏諫止親征也

是月、　疏免江西稅、及便道省葬、前後凡九上、於是再乞不允、而懇切言於王晉溪、瓊

按先生與晉溪書、先後共十五首、皆兵事、可謂真相知矣、嗚呼立功豈易耶

王宗沐曰、余舟次湘江、篋中檢得素嘗手

錄先生與晉溪東一帙、秉燭而讀、即廢書而歎曰、嗟乎、夫人建立功業、信不易哉、陽明先生以天挺之才早膺閫寄、然猶藉晉溪公乃得就、觀其往來書札所云、是先生恃有知己處中、言聽計從、故得安其身而畢其志、先生往往見之疏中、覽者亦以爲敘奏之常套、而豈知其中誠然委曲如此也、事不能背時而獨立、功不能違勢而獨彰、故鴻毛遇風而巨魚縱壑者、順也、登高

傳呼而建瓴下水者據也嗟乎古之豪傑率以不遇知已而不用或用而不盡或盡而終讒嘗其中輒見疑孤遠埶隔則書生豎子一言而白黑立變罪不可逭其何功之圖余從縉紳後見道晉溪公者不及其實過晉中頗攬鏡其平生行事疏奏固已傾心久矣今觀其虛心專已用一人以安國家可謂社稷之臣即陽明亦稱其有王佐之才焉因寄友人王宗敬於婺州使刻

以傳同好、後世其無有聞晉溪公而興者邪、晉溪名瓊、太原人

錢德洪曰、昔觀政吏部、有同年潘高、晉溪公門婿也、爲余道公與師感遇之奇、師在贛、每奏捷疏至、公讀之、必稱奇才、平生不見師面、客有進師像者、公懸之中堂、焚香對坐、左手抱孫、右執師奏讀、至關棙、則擊節賞歎、顧兒曰、生兒當如此輩奇男子、明日入

朝必盡行師請南贛賊平欲繳還旗牌適闕
中有叛軍即奏師往視旗牌隨行不准繳
時人莫知也師至豐城猝遇變即以旗牌
便宜從事告變未及
聞而罪人已得江西已定矣
武宗南巡羣奸在側晝則蕩舟江上網魚以爲
樂夜則盡撤擁衞單騎以宿牛首天下洶
洶莫知誰何時師譊毀百端然以奉旗牌
練兵上游故羣奸挾謀終不敢逞也

武宗既還內宮之變不發於牛首而發於豹房

乃駕迎

新天子執玉以朝萬國四海偃然而莫知其自者誰之力也夫勘叛軍細事也而故遣大臣親視賊平繳還旗牌舊制也而顧加命方有草寇竊發即可便宜處事蓋公身在朝而心無日不在師右同智相成如桴應鼓卒能捍大災定國是有以也

九月壬寅獻俘錢塘以病留時

先生發南昌忠泰等議欲縱濠鄱陽俟
武宗親與交戰而後奏凱連遣人追至廣信先
生不聽乘夜過玉山草萍驛張永候於杭
先生見永謂之曰江西之民久遭濠毒今
經大亂繼以旱災又供京邊軍餉困苦既
極必逃聚山谷爲亂昔助濠尚爲脅從今
爲窮迫所激奸黨羣起天下遂成土崩之
勢至是興兵定亂不亦難乎永深然之乃
徐曰吾之此出爲羣小在君側欲調護左

右以默輔
聖躬非爲掩功來也但
皇上順其意猶可挽回萬一若逆其意徒激羣
小之怒無赦於天下大計矣於是先生信
其無他以濠付之而稱病西湖淨慈寺
武宗嘗以威武大將軍牌遣錦衣千戶追取宸
濠先生不肯出迎三司苦勸先生曰人子
於父母亂命若可告語當涕泣以從忍從
諛乎不得已令參隨負

務同迎以入有司問勞錦衣禮先生曰只可
五金錦衣怒不納次日來辭先生執其手
曰我在正德間下錦衣獄甚久未見輕財
重義有如公者所薄物出區區意只求備
禮聞公不納令我惶愧我無他長只善作
文字他日當爲表章令錦衣知有公也於
是復再拜以謝其人竟不能出他語而別

十一月返江西　時奉
勅巡撫江西地方也

先生初稱病欲堅臥不出聞
武宗南巡已至淮揚羣奸侍側人情洶洶因欲
從京口徑趨
行在大學士楊一清固止之楊家京口也會
奉
旨兼巡撫江西乃遂從湖口還省時忠等方
挾宸濠搜羅百出軍馬屯聚糜費不堪續
綸兩臺省望風趨附肆爲飛語時論不能
平先生既還北軍坐而慢罵或故衝導起

爨先生不欵只待以禮豫令居人移家各鄉而以老羸應門始欲犒賞北軍恭等密禁勿受先生傳示內外以北軍雖家苦楚居民當敦主客之禮毋遇北軍喪必停車問故厚與之櫬嗟歎乃去父之北軍亦感會冬至節到先生令城市設奠追薦亡鬼時新經兵火哭亡酹酒哀不絕聲北軍聞之無不泣下忠恭欲與先生較射意先生必然大屈先生勉應三發三的每中的北

軍在傍哄然舉手嘖嘖忠泰大懼曰我軍皆附王都邪遂班軍

十五年庚辰先生四十九歲在江西

正月赴召次蕪湖尋得旨返江西以忠泰讒先生欲反也時唯太監張永持正保全其間故先生賴之終以得免於讒然則永豈但協力遂菴能誅逆瑾於正德之初且協心先生代解逆濠於正德之後矣千古流芳以能知愛敬先生也

卓吾子記

武宗在南京、問忠等曰、你說他反、以何爲驗、對曰、召必不至、於是有

詔召見、先生即至、忠等恐、拒之蕪湖、先生不得已入九華、宴坐草菴中、適

武宗遣人覘之、曰王守仁、學道人也、召之即至、安得反乎、乃有返江西之命、始忠等屢矯僞命、先生皆不赴、至是、張永有幕士順天檢校錢秉直者、急遣報、遂得實、故趨赴至

上新河竟爲諸權倖讒阻不得見中夜默坐見水波拍岸汩汩有聲曰一身蒙謗死卽死耳如老親何因謂及門曰此時若有一孔可以竊父而逃吾亦終身長往不悔矣

江彬將不利於先生先生私計彬有他卽討執彬

武宗前數其圖危宗社以死相抵亦稍償天下之忿徐得張永慰解其後刑部判彬有曰

虎旅夜驚已幸寢謀於牛首宮韋宴鬻那堪遺恨於豹房若代先生言之者

先生乃以聯日重過開先寺留石刻讀書臺後曰

正德己卯六月乙亥寧藩濠以南昌叛稱兵向

闕破南康九江攻安慶遠近震動七月辛亥

臣守仁以列郡之兵復南昌宸濠擒餘黨

悉定當此時

天子聞變赫怒、親統六師臨討、遂俘宸濠以歸

於赫

皇威、神武不殺、如霆之震、靡撃而折、神器有歸

孰敢窺竊、天監於宸濠、式昭

皇靈嘉靖我邦國、

正德庚辰正月晦

提督軍務都御史王守仁書、從征官屬、列

於左方

明日遊白鹿洞徘徊久之、多所題識

二月如九江
先生以車駕未還京師心懷憂惶是月出觀兵九江因遊東林天池講經臺諸處
是月還南昌
三月請寬租語極痛切
按是年與巡按御史唐龍朱節上疏討處寧藩變産官銀代民上納民困稍蘇
三疏省葬不允
五月江西大水

先生疏自劾四罪。按是時

武宗猶羈留京進諫無由姑敘地方災異以自

劾冀君心開悟或一加意元元也

六月如贛

十四日從章口入玉笥大秀宮十五日宿

雲儲十八日至吉安遊青原山有和黃山

谷詩刻行至泰和少宰羅欽順以書問學

先生答之所謂失在過信孔子如某大學

古本之復是也

是月至贛

大閱士卒教戰法江彬遣人來覘相知者俱請回省先生作啾啾吟解之有曰東家老翁防虎患虎夜入室啣其頭西家小兒不識虎持竿驅虎如驅牛且曰吾在此與童子歌詩習禮有何可疑及門陳九川等亦以爲言先生曰公等何不講學吾向在省城處權竪禍在目前吾亦帖然吾所以不輕動者亦有深慮焉耳

七月重上江西捷音

武宗留南都日久羣黨欲自獻俘襲功張永曰不可昔未出京宸濠已擒獻俘北上過玉山渡錢塘經人耳目不可襲也於是以大將軍鈞帖令重上捷音先生乃節略前奏入諸人姓名於內始議北還

霍韜曰是役也罪人旣執猶動衆出師地方已寧乃殺民奏捷誤先朝於過舉權國是於將危蓋忠泰之攘功賊義厥罪滔天

而續綸之詭隨敗類其黨惡不才亦甚矣

黎龍曰平藩事不難於成功而難於倡義蓋以逆濠之反實有內應人懷觀望而一時勤王諸臣皆捐軀忘家以赴國難其後忌者構爲飛語欲甘心之人心何由服乎後有事變誰復肯任之者

錢德洪曰平藩事不難於倡義而難於處忠泰之讒蓋忠泰挾天子以階亂莫敢誰何豹房之謀無日不畏以先生據上游故

不敢騁耳卒保
乘輿還宮以起
世宗之正始開先勤石所謂
神器有歸誰敢窺竊又曰嘉靖我邦國則
改元之兆先徵於此矣
費文獻公宏送張永還朝序曰茲行也定
禍亂而不必功出於已開
主知而不使過歸乎上節財用不欲久困乎
民扶善類而不欲罪移非辜且先事發瑾

罪狀首以規護衛爲言實以逆謀之成萌於護衛之復其早辯預防非有體國愛民之實心不能也

先生在贛時有言萬安上下多武士卽令系隨往紀之曰但多膂力不問武藝已而得三百餘人龍光問曰宸濠旣平紀此何爲曰吾聞交趾有內難出其不意擣之一機會也後二十年有登庸之役人皆相傳先生有預事之謀而豈知其討固有在者

哉

入月咨部院雪門生龔元亨寃狀

嗚呼龔元亨豈用鬭之人哉先生多矣此

李卓吾所以不取也

羅洪先贈女兄夫周汝方序略曰憶龍岡

自贑病歸附廬陵劉子吉舟劉與陽明先

生善會其母死往請墓誌實以濠事暗相

邀結也返至舟顧龍岡呻吟昏瞀意其熟

寢呼門人王儲嘆曰初意專倚陽明兩日

數諷以言、若不喻意、更不得一肯縻不上
此船明矣、此事將遂已乎、且吾安得以一
身擔重擔也、儲拱手曰、先生氣弱、今天下
屬先生、先生安所退託、陽明何足爲有無
劉曰、是固在我、多得數人更好、陽明曾經
用兵耳、儲曰、先生以陽明爲才乎、吾見其
怯也、劉曰、誠然贛州峒賊、毫頭耳、乃終日
練兵若對大敵、何其張皇哉、龍岡反會語
余若此、已卯二月也、其年六月、濠反、予吉

與儲附之七月陽明先生以兵討賊八月俘濠是時議者紛然余與龍岡竊歎莫能辯比見詆先生者問之曰吾惡其言是而行非蓋其僞也龍岡舌尚在至京師見四方人士猶有爲前言者否乎盍以語余者語之其後養正既死先生過吉安令有司葬其母復爲文以奠辭曰

嗟嗟劉生子吉母死不葬爰及干戈一念之差遂至於此嗚呼哀哉今吾葬子之母

聊以慰子之魂蓋君臣之義雖不得私於子之身而朋友之情猶得盡於子之母也嗚呼哀哉

閏八月四疏省葬不允

九月還南昌時

武宗駕尚未還宮百姓嗷嗷乃與新府工役檄各院道取濠廢地逆產改造貿易以濟饑代稅境內稍甦

泰州王銀復古冠服執木簡以二詩爲贄

請見先生異其人降階迎之旣上坐問何冠曰有虞氏冠問何服曰老萊子服曰學老萊子乎曰然曰將止學其服未學上堂詐跌掩面啼哭也銀色動坐漸側及論致知格物悟曰吾人之學飾情抗節矯諸外先生之學精深極微得之心者也遂反服執弟子禮先生易其名爲艮字以汝止

進賢舒芬以翰林謫官市舶自恃博學見先生問律呂先生問以元聲對曰元聲制

度頗詳、特未置室經試耳、先生曰、元聲豈得之管灰黍石間哉、心得養則氣自和、元聲所由出也、書云、詩言志、志即是樂之本、歌永言、歌即是制律之本、永言和聲、俱本於歌、歌本於心、故心也者、中和之極也、紱遂躍然拜爲弟子

十六年辛巳、先生五十歲

正月、居南昌

是年、始揭致良知之教、聞

武宗駕入宮始舒憂念自經宸濠忠泰之變益信良知眞足以忘患難出生死矣一日喟然發嘆九川問曰先生何歎曰此理簡易明白乃一經沉埋遂數百載九川曰亦爲宋儒從知解上入認識神爲性體故聞見日益障道日深耳今先生拈出良知二字此人人眞面目更復何疑先生曰然譬人有冐別姓墳爲祖墳者只得開壙將子孫滴血眞僞無可逃矣我此良知二字實千

古聖聖相傳一點滴骨血也是月

錄陸象山子孫

先生以象山得孔孟正傳其學久抑而未彰文廟尚缺配享之典子孫未沾褒崇之澤牌行撫州府金谿縣官吏將陸氏嫡派子孫彷各處聖賢子孫事例免其差役有俊秀子弟具名提學道送學肄業

按象山與晦菴同時講學自天下崇朱說而陸學遂泯先生刻象山文集為序文以

表章之席元山嘗聞先生論學於龍場深
慨陸學不顯作鳴寃錄以寄先生稱其身
任斯道庶幾天下非之而不顧者

五月集門人於白鹿洞

六月赴
內召尋中止陞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遂
疏乞便道省葬是月十六日奉
世宗勅旨以尒昔能剿平亂賊安靜地方
朝廷新政之初特茲召用勅至爾可馳驛

來京母或稽遲先生即於是月二十起程
道由錢塘輔臣阻之潛諷科道建言以爲
朝廷新政
武宗國喪資費浩繁不宜行宴賞之事先生至
錢塘
上疏懇乞便道歸省
朝廷准令歸省陞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
八月至越
九月歸餘姚省祖塋

先生因省祖塋訪瑞雲樓指藏胎衣地收淚久之蓋痛母生不及養祖母死不及殮也

錢德洪昔聞先生講學江右思欲及門鄉中故老猶執先生往跡洪獨排衆議請親命率二姪通贄請見

十二月封新建伯

制曰江西反賊剿平地方安定各該官員功績顯著你部裏既會官集議分別等第明白

王守仁封新建伯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
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還兼南京兵
部尚書照舊參贊機務歲支祿米一千石
三代幷妻一體追封給與
誥券子孫世世承襲
正德十六年十二月十九日准兵部吏部題
差行人齎白金文綺慰勞兼下
溫旨存問父華於家
賜以羊酒至日適海日翁誕辰親朋咸集先

生捧觴爲壽翁蹙然曰宸濠之變皆以汝爲死矣而不死皆以事難平矣而卒平讒構朋興禍機四發前後二年岌乎知不免矣天開日月顯忠遂良父子復相見於一堂幸矣因今思昔雖以爲幸又以爲懼先生洗爵而跪曰大人之教兒所日夜切心者也